

清代小说论稿

林
薇
著

清代小说论稿

林
薇
著

北
京

北

I207.4/
15

出
版
社

出
版
社

清代小说论稿

林 薇 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小说论稿/林薇著.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11

ISBN 7-81004-937-2

I. 清… II. 林…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2002 号

清代小说论稿

作者: 林 薇

责任编辑: 李 颖

封面设计: 恒真设计公司

版式设计: 阳金洲

出版发行: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话 65779405 或 65779140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ISBN 7-81004-937-2/G·576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序

吴小如

林薇教授是1961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生，在校时听过我的课。由于功课好，学有根柢，同学间早就公认她是“女才子”。毕业后一度经历坎坷，后来长期在北京广播学院任教。四十多年来同我一直有往来，称得上是老相识了。她祖籍福建，其尊翁是林纾的门人和同乡，故林薇对林琴南的家世和著述（包括大量林译小说）知之甚详。她曾撰写过《林纾研究综述》的专著，编注过《林纾选集》，因而每被误认为林琴南的族裔。其实林君只是对畏庐老人情有独钟，对其译著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称之为“林纾研究专家”倒是名实相副，当之无愧的。

林薇有旧学基础，对旧体诗词和古文辞以及古代小说，都下过功夫，属于我一向主张培养的“通才”型读书人。但她并不墨守成规，一味率由旧章，对于现代美学的钻研也很投入，所以看问题就比较全面，而兼有深度与力度。自80年代以来，她致力于近代文学的研究，且富有成果。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最喜爱的作家是龚定庵、林琴南和苏曼殊，可以想见其治学趋向与兴趣之所在了。

《清代小说论稿》是林薇近年来治晚清小说的重要成果。全书收论文24篇，我全部拜读过。此书不久即将由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林薇嘱我在书前写几句话留作纪念。于是乃成此小文，姑且算是“读后感”吧。

清人常说，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我是同意这个

说法的。读林薇此书，正足以说明她不仅文章写得漂亮（辞章出色），对所论述各类小说阐释其思想艺术有独到见解（义理明通），而且也精于考据之学。如本书开头两篇《〈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家世、生平及著述考略》、《〈三侠五义〉版本源流考略》和最后的《〈黄绣球〉的作者是谁》、《林纾自撰的武侠小说〈技击余闻〉最早版本辨正》两篇，都是具有缜密科学性的考据文章。余下的20篇论文，除专门论及四大谴责小说即《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之外，皆为评述自《红楼梦》、《镜花缘》之后到辛亥革命时期各类罕为人所知见或较少为人评述的小说，给我国小说史填充了一块不小的空白。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立足点不仅从文学本身来评价这些小说的美学特征，而且还通过历史的、文化的视角来揭示当时作家的思想意识和作品所蕴涵的各色社会人物的心态变化。这就比一般就人论人或就书论书的“作家作品论”深入得多，也细腻得多。尤其是对《老残游记》和《孽海花》的研索和分析，更是发前人所未发，应该说确实反映了当前这一研究领域中前所未有的最新成果。作者既发掘出刘鹗所具有的蔑弃天理、护持人欲的反封建礼教的思想，更认为他的假借外资以求得实业救国的主张是一种超前的进步意识，这要比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更进一步，因而才被人视为“汉奸”，充军到新疆抑郁而死。作者论《孽海花》中所包涵的“三重意蕴”说，可以说是20世纪以来最能抉出曾朴艺术匠心的石破天惊之论。我个人认为，林薇的这些文章不只是可传或必传之作，而且是写进理想的近代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读者细读全书，便知鄙言之不谬了。

不久以前，我在一篇谈近代文学的小文中曾提及晚清小说，现在节引在下面：

关于小说，除侠义公案、谴责小说外，还有苏曼殊

的传奇小说，林纾的翻译小说，以及大批涌入市民眼中的所谓“鸳鸯蝴蝶派”之作（依魏绍昌先生归类，未免失之太泛，其中包括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狭邪小说和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世情小说，并非全属鸳鸯蝴蝶派）。其中诚不免精糟并存，鱼龙混杂；但作为专门研究课题，就我所知，在美国的哈佛和德国的海德堡，以及其他欧美各个汉学研究中心，均有人已经或正在进行研究探讨；而我们对此却往往掉以轻心，视而不见。在我们今天的文坛上，只纠缠于张爱玲、金庸等人的作品够不够进入新文学殿堂的资格，算不算文学的主流，却很少有人去追本溯源，看看这些当代作家与近代文学有无传承关系，研究一下其间的来龙去脉。

读了林薇这部《清代小说论稿》，至少我所期望的这一补苴罅漏的工作已完成了它的上半了。

最后，我想借为林薇此书作序的机会，提出一点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即《老残游记》中“北拳南革”的提法是非常错误的。作者刘鹗对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固然抱有偏见、成见，缺乏正确的理解，甚至站在反动立场对它做了很不客观的否定，当然是他严重的阶级局限；而更须批判的是他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拿来与义和团同等对待，这实在太缺乏历史常识了。这就牵涉到我们对义和团如何重新评价问题。我的意见是，义和团运动无论如何是不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相提并论的，它本身具有反动性。当然这是题外的话，但毕竟同评论《老残游记》有关，故附带提出，供读者参考。

2000年10月在北京写讫。

目 录

序	吴小如 (1)
《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家世、生平及著述考略	(1)
《三侠五义》版本源流考略	(23)
《荡寇志》：封建法权的艺术图释	(47)
清代后期世情小说之人文蕴涵与美学风貌	(59)
《蜃楼志》新论	(72)
《兰花梦奇传》新论	(82)
《何典》新论	(89)
《浮生六记》新论	(98)
《品花宝鉴》新论	(109)
《三分梦全传》：游子还乡的文学母题	(129)
《花月痕》新论	(133)
《青楼梦》：落魄文人的心理补偿	(151)
《风月梦》：扬州风月繁华的实录	(158)
《海上花列传》新论	(162)
《红楼梦》之仿作	
——《绘芳录》及其他	(181)
才子佳人小说之末流	(189)
《官场现形记》与《文明小史》	(197)
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兼论吴沃尧“救世之情竭，而后厌世之念生”的 心路历程	(211)

天外云璈，空谷谁应

——《老残游记》探微…………… (223)

《孽海花》的三重意蕴及其艺术审美情趣…………… (240)

《黄绣球》的作者是谁？…………… (254)

“小说界革命”前后的写情小说…………… (262)

喜看古树绽新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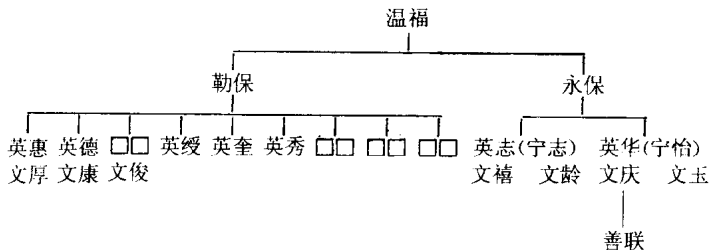
——林纾的小说理论建树…………… (267)

林纾自撰的武侠小说《技击余闻》最早版本辨正…………… (298)

《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家世、 生平及著述考略

文康是一位有成就的满族作家。他写的《儿女英雄传》虽然有宣扬封建道德的明显缺陷，毕竟是文学史上不容抹煞的一部作品。本文不拟对这部小说进行评论，只就作者的家世、生平及著述略作考证。^①

文康，字铁仙，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他出身于累代簪缨的八旗世家，从乾隆朝至咸丰朝，他家都有人做大官，或为宰辅重臣，或为封疆大吏；但也累获罪愆，有的甚至不免缙绅籍没之祸。现将他家世系列表略示如下：



① 关于文康的家世和生平，《儿女英雄传》卷首马从善的序文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线索。这是由于马曾长期馆于他家，所知比较翔实。这一材料已为人所尽知，恕不赘引了。

文康的曾祖父温福，以军功起家。乾隆十四年任贵州布政使，十九年因办案不善，“奉旨革职，自备资斧，于乌里雅苏台办理粮饷，效力赎罪。”^① 温福是他家第一个被发往乌里雅苏台的人。乌里雅苏台这个地方和文康一家颇有一些瓜葛，所以《儿女英雄传》中几次提及。第四十回，安骥放了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舅太太道：“姑太太，你怎么忘了呢？家里四大爷当日不是到过这个地方儿吗？”及至安骥调任，不上乌里雅苏台了，舅太太又道：“只要不上乌里雅苏台了，就是大家的造化。今日之下，我说句实话吧，乌里雅苏台那个地方儿去得吗？……一交八月就是屯门的大雪，到了冬天，唾口唾沫，到不了地，就冻成冰疙瘩了……如今这一来，什么叫调任哪，直算逃出命来了。”足见作者家中人在乌里雅苏台是很吃了一些苦头的。温福后来又被起用，历任内阁侍读学士、吏部侍郎、理藩院尚书、工部尚书等。乾隆三十六年奉旨统兵征金川，授武英殿大学士，三十八年中枪阵亡。当他进兵之初，弘历（乾隆）一再告诫：“温福务当善体朕心，加意慎重。董天弼两路惟恐其懈于急攻，温福一路则惟恐锐于轻进，廛念相同，而于温福尤甚。”^② 魏源曾详细地记载了温福木果木之败的经过^③，此次战役完全是由于温福刚愎自用而一败涂地。因此，温福阵亡之初，朝廷虽有封赠，但不久即被削夺，遭到弘历严谴：“此皆温福乖方失事，以致折将损兵，使其身尚在，当立正典刑，以申军纪，岂可复膺五等之封！”^④

勒保、永保也都是清代中叶官场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勒保，笔帖式出身，“由军机章京内用侍郎，外任督抚”。乾隆四十三年

① 《清史列传》卷二十四。

② 《国朝耆献类征》卷二十二。

③ 魏源《圣武记》卷七。

④ 《国朝耆献类征》卷二十二。

授江西赣南道，寻调安徽凤庐道。四十五年授库伦办事大臣，同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四十六年授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四十八年迁兵部右侍郎。以后历任山西巡抚、陕甘总督、云贵总督、湖广总督、四川总督等，其间因镇压贵州苗人有功，封一等威勤侯。此事在《儿女英雄传》中有所反映——安家那位长姐儿，“他爹娘是贵州种苗的叛党，老祖太爷手里得的分赏功臣为奴的罪人”^①。足见此事是他们家世上的一件大事。“（嘉庆）四年（正月），授勒保经略大臣，节制川楚陕甘豫五省军务”^②，这是勒保显赫一时，叱咤风云的时代。但是不久就变生不测。同年八月，勒保被副都统衔福宁所劾，“上方以勒保安坐达州，虚糜厚饷，致贼蔓延……乃褫勒保职，命吏部尚书魁伦入川勘问。十月魁伦奏勒保……实为昏愎错谬罢软瞻徇，请照统兵将帅玩忽军务、贻误国事律，拟斩立决。”^③以后颡琰（嘉庆）念其前功，从宽处理，褫其侯爵，改为斩监候，解交刑部监禁。这是他在官场中所经历的一场巨变，祸福荣辱，仅在旦夕之间。嘉庆五年勒保又被起用，授四川总督。据史料所载，勒保“己未（嘉庆四年）之役，几受青蝇之害，赖继起者僨事，公乃复拥旌旄。”^④其后，他又多次获愆，被褫夺顶戴花翎，革职留用，以观后效。但是勒保后期仕途比较平稳，得到皇帝的宠信，成为朝廷重臣。“嘉庆十四年四月勒保七十生辰，赐御书‘宣勤介景’匾额。”^⑤同年十二月擢武英殿大学士，后又授军机大臣，充国史馆总裁官，兼管理藩院。皇帝赐给他的海淀寓园，很可能就是《儿女英雄传》中所写的西山双凤村安家庄园的模式。嘉庆十八年他以病

① 《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九回。

② 《清史稿》卷三百四十四。

③ 《国朝耆献类征》卷三十三。

④ 昭槁《嘯亭杂录》。

⑤ 《清史列传》卷二十九。

乞休，“既罢相，帝眷注不衰，命皇四子端亲王娶其女，以恩礼终。”^① 所以他还是皇亲国戚。“（嘉庆）二十四年以勒保八十生辰赐御书‘延年养福’匾额。”^② 同年卒，谥文襄，追封侯爵。

勒保久经宦海风波，深于世故。昭槁《啸亭杂录》说：“公短小精悍，善诙谐饮酒，赏赉颇丰。遇人投其所好，亢卑得宜，人喜与之交。在军中不喜谈兵，嬉笑如常日，而寄心膂于将帅，使其各尽所长……入阁后，益敛锋芒，日事饮宴，以取要人之欢。遇知大体者，亦加礼貌，实多智士也。”

永保曾任贵州、江西、陕西巡抚、一度署理陕甘总督、又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等职。他一生中曾两次大祸临身，一次是嘉庆元年他总统湖北诸军围剿白莲教起义军，因贻误军机，“褫职逮京，下狱，籍其家。”^③ 后来因为勒保有军功，皇帝推恩释永保罪。另外一次是嘉庆四年，勒保经略五省军务，永保赍送经略印信前往军营，擢头等侍卫署陕西巡抚。不久又因临敌败衄，皇帝命尚书那彦成驰赴军营，传旨逮问。“九月查出永保前在湖北军营动用军需银两，及解京后尚有得受馈送之事，命将永保家产查抄，计赃论罪。”^④ 此番下狱，拟斩监候，奉旨解京。其时勒保也正以罪逮问，拟斩立决，这是他们一家几遭灭顶之灾的时候。永保后来也得到皇帝的恩赦，“着加恩释放，赏给八品顶，催自备资斧前往乌里雅苏台办事，以观后效。”永保是他们家里第二个被发往乌里雅苏台的人。他晚年复起，曾任云南巡抚、贵州巡抚、广东巡抚等，嘉庆十三年死于赴两广总督任途中。在他死后，朝廷予以抚恤，特别提到

① 《清史稿》卷三百四十四。

② 《清史列传》卷二十九。

③ 《清史稿》卷三百四十五。

④ 《国朝耆献类征》卷一百八十六。

“永保从前曾缘事籍没，身后一无所有，着再加恩赏银一千两作治丧之费。”可见当年一场浩劫对于他家打击之沉重。

勒保有子九人，姓名可考者五。其中较为显达的是：长子英惠，捐纳出身，嘉庆二十三年六月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十月调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十一月迁兵部右侍郎，以后官职时有升降。他是皇帝近臣，时常遭到皇帝痛斥。嘉庆二十四年以管道懈弛，颢琰严旨切责道：“派出管理站道大臣原为禁约行驼。今日道途泥泞，朕乘马行走四十余里……竟有许多车驼由御路行走……彼时始见英惠由屋内走出，牵马道旁站立，殊属懒惰不堪。英惠本应即行革职，但伊革职后转得在家逸居……着降为三等侍卫，每日在前引上行走。”^①勒保死，英惠袭三等威勤侯。道光二年擢乌鲁木齐都统，十一年授科布多参赞大臣，十二年回朝卒。

四子英绶，由拜唐阿历官正白旗汉军副都统、銮仪使，嘉庆十八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十九年闰二月授理藩院右侍郎，三月转左侍郎，五月调工部右侍郎，复以部务不能谙习，命开工部侍郎缺。以后几经降黜。二十二年复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六月授右翼总兵。二十三年因家人达罕、阎六不法事获罪，“命革职拿问，经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鞠实奏闻。谕曰：‘英绶从前屡获咎愆，此次……倚恃总兵坏法舞弊，实属恣意妄为，着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伊父勒保告病在家，不能责处，着刑部堂官当堂责处二十板，此系朕代勒保以家法责处，再行发遣。’”^②二十四年勒保死，特旨赦回，但从此再未起用，至道光二十年卒，其间二十多年，一直废退在家。

此外，勒保之子还有英德，头等侍卫；英奎，吏部郎中；英

① 《国朝耆献类征》卷三百十八。

② 《国朝耆献类征》卷三百二十一。

秀，广西庆远府知府。其他均已无考。永保之子可考者二：英志，蓝翎侍卫；英华，乾清门头等侍卫。《清史稿》所载永保之子名叫宁志、宁怡，当为音误，或同人异名。大体看来，“英”字辈一代人，大都是按八旗子弟之通例，充宫廷侍卫，给皇家当差。

“文”字辈中，文厚是勒保长孙，袭三等威勤侯。文康，据马从善序云是勒保次孙。他是“英”字辈中哪一房的儿子已难确考。文俊，历任奉天府尹、喀喇沙尔办事大臣、西安副都统、江西巡抚、西宁办事大臣。

永保之孙文庆是他们家里唯一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极尽尊荣的人。费莫氏一家，自温福以下，不是以军功起家，就是承袭家世余荫在宫廷当差，只有文庆是进士出身，由翰林青云直上，直至入阁拜相。他可能就是《儿女英雄传》中安骥的模特儿，他的仕履与安骥一一吻合，这决非偶然。《清史列传》本传：“文庆……道光二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授编修。四年八月充日讲起居注官，升翰林院侍讲。五年，充山东乡试副考官，转侍读。九年正月，迁国子监祭酒。……十一年五月，充福建乡试正考官。十二年三月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九月，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咸丰）五年九月，命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二月授文渊阁大学士。……六年十一月改武英殿大学士，是月卒。”^①

与小说中安骥的仕履相对照：文庆中进士，安骥就以旗人点探花；文庆先授编修，后以侍讲转侍读学士，安骥也以编修连升五级，授翰林院侍讲学士；文庆做过国子监祭酒，安骥也“小学士俨为天下师”，做了国子监祭酒；文庆充山东乡试副考官，安骥就放了山东学政；文庆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并先后两次授内

^① 《清史列传》卷四十。

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安骥便也“政声载道，位极人臣”。这显然是有意比附，绝非无心巧合。马从善序云：“书中所指，皆有其人。余知之而不欲明言之。悉先生家世者自为寻绎可耳。”他的话是有根据的。

文庆死时，奕訢（咸丰）对他抚恤甚厚，传旨中言及“昨日朕亲临赐奠，见其遗孤幼稚，亲支人丁稀少”^①云云，大约从此他这一支也开始没落了。

综观文康的家世，可以说是饱经沧桑，荣枯无常。马从善序云：“且先生亲历乎盛衰升降之际”，他所指的，恐怕不仅仅是文康晚年的穷愁潦倒，而且也包括了他父祖们的宦海浮沉。这种人生阅历，使文康对于浮云变幻、世态炎凉的官场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这为他后来创作《儿女英雄传》提供了必要的生活积累。

但是，总的看来，费莫氏一家在一百多年间，基本上维持了显赫华贵的门第。所以文康直到晚年仍然念念不忘“我朝的深仁厚德”，后人评论说：“《儿女英雄传》如受恩老奴，话主旧事”^②，此话不无道理。文庆与文康是同辈人，年龄也相仿佛，这位少年得志、雍容华贵、后来位极人臣的宰相，恐怕是文康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文康晚年在饥寒困顿之中创作《儿女英雄传》，以文庆为模特儿，显然是在重温往昔的荣华。寄托了他对于一个已经过去了的时代的缅怀和哀思。

从文康的家世中，还可以看到一种迹象：这是一个逐渐儒雅化了的八旗世家。温福还是一个赳赳武夫，但自勒保以下，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汉族文化的熏陶，尤其是受到正统儒家思想的潜移默化影响。到了“文”字辈一代人，费莫氏已经成为典型的书香门第、诗礼之家了。《啸亭杂录》说：“勒相公保，温相国福之

① 《清史列传》卷四十。

② 解弢《小说话》。

子也。温以木果木僨事，公统师时，尽反父政，待绿营士卒颇优厚，与文士论交谊……故人皆乐为之用，惟满兵切恨入骨。”文庆更是清代历史上力主破除满汉畛域的名臣。薛福成《书长白文文端公相业》云：“长白相国文端公文庆以咸丰初年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公尝言欲办天下大事，当重用汉人。彼皆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懵然于大计者乎！平时建白常密请破除满汉藩篱，不拘资地以用人。……公累世贵显，气度浑融，能断大事，为八旗王公所敬信，端华、肃顺虽颇被裁抑，弗敢怨也。”^①文庆还曾奉敕校《清文大学衍义》四十三卷。^②至于文康，则已经完全是一位“文采风流”的“翩翩浊世佳公子”了。

二

关于文康的生平，除马从善序外，尚有三条记载：

《八旗艺文编目·子部·稗说类·儿女英雄传》条下：“满洲文康著。文康，字铁仙，氏费莫，隶镶红旗，由理藩院郎中出为徽州府知府，洊擢监司，授驻藏办事大臣，未赴任。勒保孙。”

《长白艺文志·说部集类·儿女英雄传》条下：“文康编，字铁仙，一字悔龠，勒保之孙，由理藩院员外郎历官徽州府知府，驻藏大臣，因致仕家居，群公子耗资败产，无聊而编者。”

《八旗文经》卷五十九所载略同。

以上几条材料都记载了文康曾出任安徽徽州府知府，但马从善序未言及此。查有关方志，亦均无文康曾任徽州府知府的记载，仅《安徽通志·职官志》中载有：

① 《续碑传集》卷四。

② 《八旗艺文编目·补四子书》。

咸丰元年 文康 满洲人 贡生 凤阳通判^①

根据《儿女英雄传》来考证，恐怕文康曾任凤阳通判的记载是较为可靠的。因为文康深知河工衙门的黑幕，凡虚报工段、侵冒钱粮、逢迎奔走，吃喝搅扰……种种鬼蜮行径，他无不言之凿凿，在小说中有生动描绘。前人评论《儿女英雄传》时早经指出：“河工为贪黷之藪……（是书）将个中弊窦，抉摘无遗。从来正当之政书亦无此说论。作者为宦海过来人，故能言之痛切如此。”^②所以文康应该是在河工衙门里混过的。但是徽州府并非河工要地，而凤阳府却地处黄淮流域，正是河工吃紧的所在，与小说中所描写的决口之处——高家堰、洪泽湖一带相当接近。所以他曾任凤阳通判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除了以上这些极为简略的记载而外，迄今为止，关于文康的生平事迹，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只有一部他的朋友的诗集——《史梅叔诗选》中尚保留了若干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使我们今天对于文康的身世、生平，以至其人的性格、气质等等，得以有一些比较具体确切的了解。

这部诗集中有几首是赠文康的，虽然朋友题赠，不免有溢美之词，但毕竟不失为真实写照。先看第一首《理藩院文副郎康》：

忽如玉镜抢清辉，照人朗朗生颜色。君真豪俊有异才，不独天姿世难得。比邻三四年，时来覲君叔。旁窥爽骨风能言，近接深心鹰有蓄。华轩明烛金错盘，锦筵夜动秋漫漫。淋漓但催丝竹发，逶迤不放尊罍寒。五侯

① 《安徽通志》清光绪三年版卷一百三十四。

② 《新民报半月刊》1940年第二卷第六期张慧德〈《儿女英雄传》考证〉。